



LIERZHONG WENJI

李尔重文集

第八卷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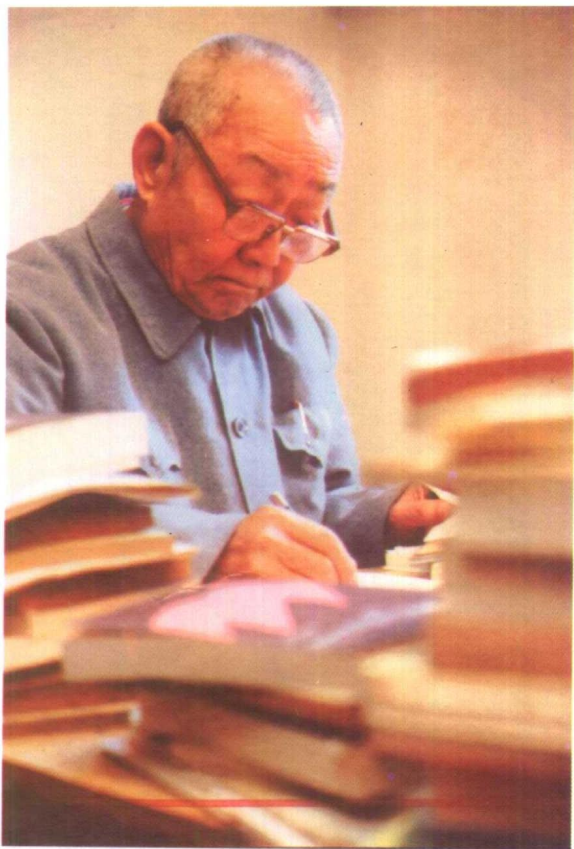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第八卷

李尔重文集

宋平 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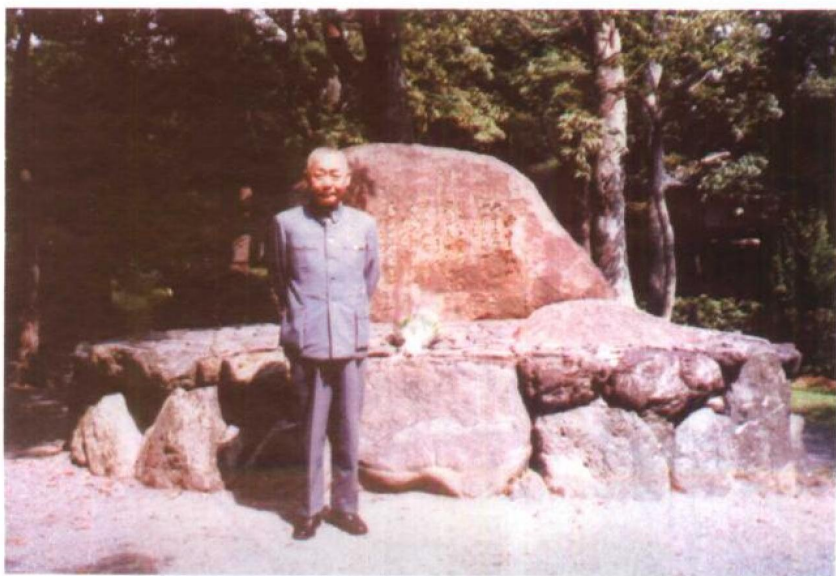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10年创作《新战争与和平》历史小说



在日本大昭市, 左起高顺龄, 王群, 李尔重, 辛甫, 王家启



在日本岚山总理纪念碑前 (1984年)



访问丹麦右2 王任重,左1为华人友谊会副会长张作和先生



在美国洛杉矶海边（1986年10月）

目 录

翠 苗	(1)
-----------	-------

翠 英

一

莫看各个庄子没有指定的聚会场所，却都有个自然形成的聚会地点。

群利村，也就是群利生产队，有个众所公认的说法：夏天上井台，冬天上庙台。

群利村的东头有一座药王庙，坐北朝南，院墙很高，台阶也很高。冬天里，晴天的太阳照得很暖和，北风被高墙挡住，人们正好在这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开无题的漫谈会。这是一个休息、娱乐和交谈政治的场所。

夏天，这地方就不相宜了，人们选择了群利村的井台。

这是一眼普通的老井，它供应大半村吃上好甜水。井的四周，有着用大块青石砌成的宽阔的井台。井的南边挨着一片荷塘，荷塘的外边，接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荷塘的岸边，长着十来棵“高可参天、荫可蔽日”的老柳树：稻子在扬花，莲花在开放，树荫下边送来的凉风，带着可人的清香；深井的凉水，从井口透出凉气。这该是多好的歇凉地点呀？

一吃过午饭，人们便带着蓑衣或是一领席子，把它铺在树底下，躺下睡午觉；不愿意睡的人，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有的下棋，有的开无题漫谈会。

群利生产队的社员强国和翠英，坐在一条蓑衣上，低声地谈

着青年夫妻永远谈不完的话题。你看，他俩聚精会神，紧张地争执着什么。

其实他俩并没有争论什么国家大事。只因翠英的肚子里起了变化，不久的将来，要生下一个小宝宝来，是男是女，虽不知道，名字还是要提前准备的。他俩就是为这个有了分歧。

翠英的意见是：不论生男生女，都叫小英。她认为英字是天下最好的一个字，并不只是因为自己名字叫翠英，主要地是由于什么英雄也离不开英字。和翠英的意见相反，强国主张不论生男生女，都要叫小强，毛主席号召咱们奋发图强嘛。

两个人争执起来了。翠英的嘴头子像画眉鸟，一说就是一串，振振有词，强国本来嘴笨，越争到紧要关头，嘴头子越说不出话来。事情把他逼急了，他就采取老办法：要不就不说，要说出了一句，管保把对方呛的透不过气来。强国把眼皮一翻说道：

“我问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该你做主，该我做主？是公鸡打鸣，是母鸡打鸣？”

“你不是满脑袋老封建么？你想用这一套吓唬我，我可不是吃灯草灰长大的。”翠英当然一点也不能让步。

两人争的虽然厉害，可是谁也知道近旁有人，谁也不敢高声大喊。翠英憋的没法，直把强国的草帽往旁边摔；强国虽然不让步，可是总要自动地把草帽捡回来。强国有个别劲，可谁也知道，在翠英手里，他总是别不过去的。人们有个公正的评论：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他俩的后边，十步开外处坐着大队的王支书和生产队的刘队长，还有队长的女儿小娥。小娥拉刘队长，要他看那对夫妻的争执。王支书和刘队长望了望他俩，笑了笑，又回到他俩筹划的事情上去了。

王支书和刘队长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对于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并不那么有兴趣。他俩十分熟悉翠英和强国，两个

贫农儿女，翠英是个优秀共产党员，强国虽然思想上进步不如翠英快，到现在还未能入党，但劳动态度好，又是全队数一数二的好劳动力，干起活来舍得力气。王支书和刘队长钟爱这两个年轻人，但现在注意的却不是他们。

他们注意的是躺在一边合着眼养神的老顺爹。老顺爹是一个中农，五十多岁了，几十年的劳动，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种地、养猪、畜牧的经验，当然，为了在旧社会保持他的中农地位，他也磨练出了一套丰富的“世故经”。他们注意他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一桩心事。

这两三年来，支书和队长常常遇到一些困难，解决起来很费力。队上的水田亩产已经达到了八百斤，旱地产达到了五百斤，这当然没有高产到顶，还可以继续增产，这就要改良种子、改进耕作技术、改善水利条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增加肥料。他俩都知道：一亩地一头猪，长起庄稼赛笋出。因为猪养的少，户下也要猪粪，集体也收猪粪，免不了常常闹矛盾。一个生产队搞农业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哪个季节也要花钱，哪个月头也要开支，队上光等着秋后打粮食换钱用，投资就天天遇到困难，有时候，为买两根牛绳也要向社员借钱。这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矛盾。生产越好，社员生活越好，越想养猪，小猪的价钱就抬高，社员就要求队上帮助，队上一头母猪也没有，便不能帮助户下找到廉价小猪，户下短不了要说：“光用嘴帮助我们！”还有一件最惹人头疼的事，那就是一到过年过节，家家都要吃肉，户下便要求队上供应猪肉，队里啥也没有，瞪着眼睛没办法。看起来，队上不养猪，就不能把集体生产办好，也不能帮助户下发展副业和改善生活。何况，还有支援国家建设，供应城市人民猪肉的任务呢？

为这个事，支书和队长商量过多次了，想办，可是总没有决

定下来。他们在考虑谁当养猪人才好。这天一看见老顺爹，王支书的这件心事，又被触动了。

王支书今年四十几岁了，是个地道的贫农出身，出色的庄稼汉。解放前一直以种田为生，很肯下力。不论水田旱地，都三犁三耙，耘田锄草总比老顺爹干的次数多，也比他干的细致。每年稻子抽胎时，也正是夏天最热的时节，稻子长个半人深，这时候，人只要把腰一弯，往稻秧里一钻，马上就是通身大汗，薅上一垅草，浑身就跟水洗的一样。王支书为着多薅一遍草，咬着牙也往这个蒸笼里头钻。当他打蒸笼里钻出来的时候，常常看到老顺爹在柳树底下才睡醒，摇着蒲扇喝茶。他地里的功夫比王支书下的少，他地里打的粮食却总比王支书的的多。这对于王支书来说，是个不容易解开的谜。当时他曾虚心向老顺爹请教，老顺爹回答得很简单：“我的粪肥使得多嘛！”确实，老顺爹家的猪圈是从来不空着的，他家养的猪，是被全村人称赞的。王支书，虽然知道老顺爹说得对，但自己要圈没圈，要饲料没饲料，还是不能和老顺爹看齐，只好靠自己下苦力。现在，当他为集体筹划养猪时，就自然想到了老顺爹这个人才。

老顺爹本来没睡觉，只是合着眼睛躺着的。树上的知了叫得很热闹，他越发地睡不成；旁边一个什么人被知了吵醒了，狠狠地骂了几句，老顺爹索性坐起来，扇起蒲扇来了。他看到咒骂的原来是富农张有财，厌烦地横了一眼，把身子一歪，面对着别的方向，为的不给张有财跟自己说话的机会。

老顺爹这一转身，恰好对住了王支书和刘队长，没等他俩打招呼，他已经满脸堆笑了。

“王支书、刘队长，没歇歇么？你们这些人也就是怪，讲起话来道理多，办起事来主意多，为大家操劳力气多，就是一少，歇息的时候太少。你看你们，论岁数比我小一轮，面上却好像已经到

了五十多了。说实在的，你们该注意保重身体。人死了，还能保国为民么？”

王支书没有理会他这一套常用的“世故经”，却把话题扯到了种田、养猪的事情上来，郑重其事地向他求教。这下子，正问到了他的得意之处，不由地眉飞色舞起来。他点着一袋烟，猛吸了两口，像是运足了力气，这才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一口气讲完了他的“多养猪、多积肥、多打粮”的经验。周围没睡的人都听得入了神。老顺爹的话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人们还在听，没一个人吱声。老顺爹以为大家还没听懂他的话，清了清喉咙，提高了嗓音，一边表演着，继续说道：

“你看！”他手指大柳树。“树底下为什么不长草？草争不过树嘛！地里下的粪多，锄一遍抵两遍，只要你把大草去掉，把小苗扶起来，小苗得着太阳，接着露水，滋滋地往上窜，剩点小草，不几天就给遮住了。这就叫苗旺草衰。我的功夫少，打粮多，你的功夫大，打粮少，诀窍就在这里。这就叫养猪致富，致富养猪。”

“啊！老顺爹真地有真经啊！”王支书赞赏地说。

这句话说的正可老顺爹的心，他加倍地兴奋起来，摸着胡子茬，得意地说：“这本经，也是几十年心血换来的呢！”

话题很快转到队上养猪问题上了。大家一致赞成王支书的意见：队上养一群猪，积肥，完成收购任务，搞生产投资，保证大家过节吃肉。老顺爹也出心地赞成，不过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快地表示肯定态度，脸上的高兴劲没有减少，心里的事可真在猛生枝叶。

“这末说，公也养，私也养，到头来就是婆婆媳妇都坐月子，对养！是么？”老顺爹提了第一个问题。

“对！公也养，私也养，队上养，老顺爹你家里也可以养！发

展集体养猪,并不丢掉鼓励私养的政策!”王支书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那……”老顺爹并没有心满意足,第二个问题已经抢到了嘴唇边上:“那么以后国家要收购生猪,就全由队上来完成啦?”

“这要看队上养的多少,养的好坏,养的多,养的好,足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当然可以不找户下。不过,社员还是要有爱国主义思想,随时准备向国家卖猪。”

“那……”老顺爹的第三个问题又来了。

旁边的人们多少双眼睛盯住了老顺爹,有不少人已经在心里嘟哝着:“真是满肚子小心眼!”

“老顺爹,你痛痛快快把粪筐子来个底朝上,倒出来,也让人们开开窍!”富衣张有财眨着奸诈的眼睛,冷嘲热讽地插了一句。

“你忙什么呀?大长的天头。”老顺爹横了张有财一句,仍然有条不紊地说:“那,国家收购生猪给的奖,比方粮食,工业品等项,是全归队上,还是户下也分点呢?队上原来供应户下的养猪粮是不是还照常供应?还是少供应,还是不供应?”

王支书和刘队长笑了,旁边的人也笑了。刘队长的姑娘小娥,鼓着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晃着两根棒槌样的小辫子,不耐烦地说道:

“我看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说,说到天黑也不一定说完;依我说呀,反正咱们是猪肉、白菜、豆腐、粉条、木耳、黄花菜,统统熬在一个锅里: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河有水,小河不干,锅里没饭,碗里也光!只要队上搞好了,大家就能吃稠的。”

王支书怕小姑娘惹的老顺爹难堪,赶快把话接住。

“老顺爹提的对,磬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国家的东西,落到队上,也就是肉烂在锅里,不是投入生产,就是按劳分配。至于分给户下的猪饲料,就要看咱们生产好坏了,生产好,多给点,

不好，少给点。老顺爹你说是不是？”老顺爹抿着嘴笑了，意思是说，“到底人家是支部书记，说出来的话，总像个话！”他重新收拾好烟袋，又吸着了，没提防刘队长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老顺爹，你看既然大家都赞成队上养猪，咱们是不是马上就操持着办哪？你看谁当领兵元帅，谁当帐下参谋呀？”

这个问题对着老顺爹提出来，他是明白这话的分量的。这时，他才想清楚了：“怪不得向我取经，经拿到了，又来向我搬兵。”说实在的，老顺爹对于养猪是有把握的，当上养猪元帅，搞个好成绩，讨大家个赞成，他也是心下痛快的。他怕的是：第一，耽误了功夫，自己的猪养不好；第二，自己当了头，就要起模范作用，现在自己养的一头母猪和一头骡猪，就得先卖给队上；第三，他觉得众人的事情难办，万一养不好，出个差错，弄个名利两丢，还要挨一顿批评。想到这里，他脸上的高兴劲，刷子下就退走了。两个圆圆的小眼睛，在那胖圆古铜色脸上，像两颗星星似地闪动着，直对着刘队长。他一下子没有说出话来，因为他实在把不准这个话该怎么说。又吸了两口烟，他才找到了自己认为合适的话：

“嘿！”老顺爹持重地摆了摆头：“这个元帅可不寻常，第一件政治上要强，毛主席在北京号召咱们凡事要政治挂帅嘛！第二件，这个人还要年富力强，这是白手起家，走里走外满不容易的事呢！支书、队长，你们说对不对？”

“对！你看谁合适？”刘队长问。

老顺爹其实已经讲明了，也早就拿定了主意：“反正我不干，只要不叫我干，是谁都好！”刘队长这一问可把他逼到墙角里了，他虽然有一本“世故经”，还是躲避不开这个问题。他只好说直话了。

“这是大事，还是队上、支部里决定吧。”

王支书在一旁早已经看的明白，觉得刘队长不必用这个问题使老头子白担惊。他知道应该给老顺爹解围了，他泰然地向老顺爹招了招手，要他看强国和翠英。

“你看她怎么样？合不合你说的条件？”王支书问。

王支书这么一提，小娥高兴地蹦起来了。因为小娥和翠英关系最好，并不是因为翠英待她和气，相反，当她有错时，翠英真敢说她；可是也怪，说她，她也觉着舒服。翠英干工作好像一只梅花鹿，莫看她身子骨单薄，干起活来跑的可欢，更不用说她那个爽朗的性格了。这一切顶合小娥的胃口。所以，小娥一天姐姐长姐姐短地叫不完，在她心里认为翠英比亲姐姐还亲呢。王支书才一指点，她就跳着脚拍巴掌了，连连喊着，“好！好！对！对！”

老顺爹以为王支书说的是强国，也就点了点头，口里说道：

“强国么？好小伙子，行！”

“不，我说的是翠英！”王支书说。

这句话声音很平淡，可是使老顺爹吃了一惊。他把翘起来的身子猛地向地下一缩，圆眼睛不由地缩成了个三角形，好一会儿没有讲话。这时小娥像唱歌似地叫着，“好了！好了！真正好了！”唱的不过瘾，猛然叫了一声：

“翠英姐！快过来，王支书请你呢！”

她这一喊，就把翠英喊过来了，强国也跟在后面。她站到支书和队长面前，本来要像往常一样无拘束地问这问那；今天，她发现这个阵势格外的严肃，也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和自己有关的大事；这个活泼的年轻媳妇，一下子给镇住了。她一改常态，嗫嗫地向支书问道：

“是找我么？”

“不是我找你，是刘队长找你！”

王支书和刘队长早就议论过她了，他故意请刘队长答复她。

“想请你当养猪元帅，给队上养猪，你干不干？”

在翠英看来，这还用商量，只要通知一声，还不是马上就干起来。她几乎不相信大家弄成这样的严重局势仅仅为了这个“小事”。她张大了嘴巴，双手抓着蓬松的短发，说道：

“就是为这个事？”她的声音很细，队长和支书笑着点了点头，她的声音立刻变成了千飞瀑般的洪响：“行！队长下命令，现在就干，明天就干，都行。也不能我一个人单干哪？谁跟我合伙呀？”

“我算一个！姐姐！”小娥抢到她的跟前，拉住她的手直摇，生怕翠英不要她。

旁边的人马上有人逗趣了：“对！光有穆桂英，没有穆瓜还成戏么？”老顺爹可没有笑，巴答巴答地光抽烟。刘队长又找到他了。

“老顺爹！你也参加一个吧？”

“我？”

“是的，我知道你岁数大了，重活少干点，主意多出点，帮着她俩，不就行了么？”

旁边的人一看这三个人要凑在一起，都觉着满意了：有实干肯干的，有任劳任怨的，有出谋划策的，这个班子凑在一起，可以把戏唱起来。一则是支书、队长的话，不好推脱，二则是当个助手并不担主要责任，老顺爹也就答应了。不过，他还是有许多问题不放心。他不想提别的了，怕别人又不高兴，只问了个任务大小。

“那……，咱们想养多少呢？”

“开头，先养几头母猪，生了小猪，少则养它十来头，多则养它几十头肥猪！”刘队长说：

“猪圈在哪儿？吃啥？吃药看病……”老顺爹本来不想再提问题了，可问题在他的脑子里就像茶杯里装满了的水，自然地流出了。“这些事总得有个安排才是。几十口猪的事，可不是个小事！”

“哼！可真不是个小事，咱们庄的二泰山当年也不过养过六七十口猪！”富农张有财用大地主当年养猪的事实，帮着老顺爹加了个力。

支书、刘队长当然有个初步准备，他们预备了一些旧木料、旧席子之类，用来搭猪棚，至于其余的东西，像饲料、猪槽等也预备了些，可都不很充足。他们还留下一部分问题，要想办法去克服，准备和翠英他们再商量一下，也就没有给老顺爹提出答案。

翠英一听老顺爹的话，心里很不以为然：“你呀，树叶落下来怕砸着，吃稀饭怕硌牙，吃粘糕又怕沾牙，浑身上下长满了困难！”等到张有财一帮腔，翠英可真来了火，气得两眼直冒火星子。她最气不过的就是张有财公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中拿大地主二泰山来比翻了身的贫下中农，好像二泰山办不到的事，咱也办不到。这不是对贫下中农的侮辱么？

“支书、队长！叫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再向队上请示吧！困难总是有的——馅饼摆在盆子里，还要伸手去拿，用嘴去咬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呢？”翠英的眼向张有财扫了一下，张有财知道雷火要落到自己头上了，不由地低下头来，老顺爹也觉着不大顺势，眼睛也不敢看翠英。翠英的声音还是来了：“张有财！不许你在这里替二泰山宣扬！二泰山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我们，他一口猪也养不活，他做不到的事情可多哩，不等于我们也做不到！小娥，老顺爹，走！咱们商量商量！”

她一挥手带着两个人走了。好像她已经把强国忘了。强国